漢陰集 首
疏剳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五

疏箚

辭職箚

伏以臣悶迫事情吁籲 聖聽庶蒙至仁矜念保全伏奉 溫批勉諭太厚並諭感泣字字銘鏤第福過之身忘願求遂 隆眷疊辱致災必速震惕罔措不意數日 恩命又及老父陞之崇秩授以實職瀝血之章反歸虛具非常之 渥復見優洽臣於此際惶感踊悅益迷所為自念破格顯親之

寵異自已應受之爵欲辭不敢 朝廷命德之器
非一家慰悅之資陳 謝亦難閟默經旬以後公
議老父積年當冬為患之證自近來轉深遽以藥
物調攝不得登途跧伏稽謝心熱極熾臣亦煎慮
結戀慝如病狂精神昏錯諸疾迭發造物所忌神
鬼為戲於此亦可徵矣臣之以榮滿為懼而欲豈
解匪擾着意實無他唯恐夕照如飛餘光不久為
烏至情緣臣之不知止足而重貽災累抱悔恨於
無窮耳寧有一毫為奉身自安之計而忍孤 兩

朝生成之洪造亦臣之所處實爲狼狽毋論前後
宸章唯有濡襟湧淚伏乞 聖明更 加體諒
許遆臣相職俾得與老父共免滿溢顚覆之患不
勝至幸臣無任惶悶祈祝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私情甚迫公議難冒傾瀆乞退罪合萬死
伏蒙 聖批辭旨逕峻氣塞心灼戰慄靡定 天
高地厚置身無所跼蹐徊徨垂泣惝怳已過七晝
夜不知所出心疾日發有同驚惑非者 嚴召再

降殞越惶懼悶蹙奔詣未遑陳達危悃穹竊伏惟念
昊天至仁轟霆暫試而雨露有普被之澤白日至
明覆盆雖阻而光輝無不燭之處今臣狼狽之狀
古所未有不爲仰許於 天日更望曲全於何地
敢盡衷鳴終冀 裁處臣老父在病不卽歸見爲
爲至情掩涕不論抑臣之所叩者乃中外具瞻之
位也所見斥者乃害正歟君之罪也疏辭謄布四
方傳說害正爲小人之尤甚歟 君爲臣子之極
罪雖在小官如負此名則責以苟處難矣自古以

來安有忝名相臣諂諛如此而冒居其職者乎況臣觸忤既深時議共非繼此而刺劾者必將接踵而起縱 聖度包容每 加謬眷寵暖種種 曲庇於低首避謗之一棄臣而臣亦將何顏面抛棄廉恥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耶 恩之反有突 留之柢為愚臣身不足言奈 國家事體何臣竊以謫劣早出名途 兩朝盛恩涯分踰溢覆餗形溢理之固然生逢 堯舜本忍便辭犬馬愚忠末功耿耿顧臣所遭有出於萬分不得已者 天鑑體

念亦必㵎然何可至此不諒而又 强於所難處
以滋其疾以益其顛沛耶舉足則辱 國社門則
違 命持此安歸竊自悲矣元首股肱相須成體
聖教及此尤切感泣人之所重乎有手足者以其
措使行動無不如意而為頭目之衛也若癰疽重
發不能屈伸則當用鍼石導氣疏鬱解脫砭骨亦
不顧惜而後死肌盡去血脉與全體流通如或徒
事悋護不即決治使病根日深浸淫滋蔓以至指
大如股脛大如腰以為一身之憂雖有悔咎嗟何

及矣然則股肱同體宜察理病臣之乞免匪擬鉞石治癃迪充位苟度護疾而致蹊戾也其利害所闋不止臣身終恐為　君父之羞臣寧取違　命之誅不當忝辱　國之罪仰惟　天地父母豈不矜愍於此乎曠官連月虧損漸大離親半年方寸益亂伏願　聖慈憐察多般情悃亟　許遞歸俾全　君親之義臣舉家感戴瞑目泉下亦復啣結無既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父臣某今年七十一歲氣力逐年漸衰去
春患病歷累旬而獲歇去夏嬰病過數月而復常
老人率年再病傷損頓劇理勢然也此皆臣之無
狀叨竊爵祿福過涯分以致災於老父之身晨夜
懍懍爲懼於心自初冬老父家中不寧孽病與婢
僕相繼臥痛亟欲移寓老人暫感風寒輒爲病祟
當此冬節又不克起動每切憂慮朝夕家僮來說
老父自本月十四日寒熱頻作頭疼痰緊沉昡困
瘤飮食漸廢臣以獨子違離在此奉養救護只委

諸婢僕之手及聞此報驚憂忽忽夜不交睫方寸
如此豈暇念他事乎往者臣箚辭本職略及烏鳥
情顧盖慮有此等狼狽耳竊念本職與廉官有異
自臣冒赫以來多辱體面又復因私受由屢屢出
入重見刺於群譏豈可虛帶首相之號益積曠官
誤事之罪乎臣實惶悶不知所出伏乞 聖慈體
諒此間情勢 亟遞臣本職俾得往救病父則父
子感戴 隆恩庶於他日誓矣隕結以圖報洪
造之萬一矣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箚

伏以臣臨年老叉疾恙頻劇情事悶迫勢難供職運章乞遞以俟　恩命伏蒙　聖批辭旨益峻竦慄抑塞罔知所措竊念臣之無狀福過災生臣叉自去冬大病之後氣力頓减疲濕風眩脾弱肺傷等症種種為患發作頻繁去月之間添傷時令前患充重旁消息之至臣之方寸驚亂靡定扐欲受由歸救而本職異於庶官肩膺出入有妨事體不得已為辭遞之計庶幾　天日俯燭下情亟處[illegible]

兪矣不幸控悶之章遽發引嫌之後瀝血哀籲及
爲因事規免之歸詞臣撰 不允之教指臣以公
事間細故而引疾是掌 辭命者不悉臣本情也
儕輩移書或認爲因嫌辭遜是爲人不悉臣之情
也臣私切嘆訝而所仰恃者唯是 天鑑孔昭必
察實狀耳豈意日月之明猶未遍照而勸勉之說
交起 經席臣之洞聽於何有一二臣之情謁於何
關焉苟帶重銜奈國事何不顧爲親奈人倫何仰
天罔極自訟流涕而已臣本一介淺但有一片愚誠

亮僉所遭常欲自盡不敢回互視爲身圖人所知
也以一書臺諫之 啓而懽懽空六年訖臣雖驚
淺短識人事決知其不爲是也抑臣自壬辰亂離
險阻艱難備嘗萬變 命帶劾一不遑詩母遂失
面訣纔過襄葬又蒙 先王嚴旨奪情從征根終天
令之所破孝者只是倫文而年迫衰病喪亂艱虞
夕照如飛餘日有幾每中夜念及所屋悲怛慚前
悔之難贖抱深恤而自煎分秘兩妨忠孝俱失恐
終爲天地間罪人悶悶遑遑而無所歸臣之此情

誰不嗟憐伏承 聖諭戢刈虧抑狼狽維谷繼聞病父胛症又加封守癈物東望藥泣自痛臣以么麼一身上爲癈曠重務下爲遺棄病父日復一日如醒如狂今雖欲罷勉承 命而其勢實難久於供職矣既知其如此則莫如早 賜處置使 國事無關私情獲伸何必強其所不忍以益重罪戾乎況抱憂備位帶職貽病彼此俱瘝大爲不便臣之進退其亦難矣以此悶默趦趄連日繞辟乃敢仰首哀籲更違微悃伏願 聖慈㦖然 體念堅

許遞免以全公私臣無任惶恐叻迫煎熬祈懇之
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父臣某自上年經病之後氣力頓憊疾恙
頻仍臣私情所迫方寸輒亂乞由歸救前亦屢矣
瘝曠之罪狼狽之狀夢寐追想至今猶悸去夏秋
間臣父又患暑痢等病會 丹使留館舉國遑遑
臣未暇顧私賫送藥物悶默度遣幸而病間臣少
寬心慮備位以行不意今者家人來報臣父重感

時令寒熱交劇痰痓充痛夜不帖寢食飲漸廢益衰老之人元氣已耗風痰迭乘疼痛靡定其為憂慮寧有極玆以擬遞歸嘗藥及時治療只以忝冒重地帶職出入多有妨碍且念前頭連有大禮值此憂虞充闕同措伏乞 聖慈俯賜體憐 許遞臣本職以便奔救庶為偽至情得伸無憾臣不勝惶恐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悶迫情事以狀以劄陳達殆盡伏蒙 聖

諭許令往省病親仍察國事惶悚感泣隕越無地
第事之難處種種非一不免再爲呼籲伏願 聖
慈區處焉臣之老父年已衰邁自去冬經病之後
氣力銷鑠風濕爲祟右邊不收痿厥深重發作無
節此等症患其在平年猶爲可虞況於踰七望八
之衰境乎今臣欲强勉承 命而一出之後方寸
煩亂未暇專意察任臣之宜遞此其一也首揆之
職異於庶官胥胥出入太妨事體其難於帶職而
歸救則前狀亦備達矣臣之宜遞此其二也殿禮

稠疊　詔使迫到臣忝本職當董率庶僚有所規
畫而既抱憂悶久致瘝曠古人當國家無事之日
猶劾以中書爲養病坊豈可於此時使之任便往
救病親於鄉曲而僥借重任不爲之處置乎臣之
宜遞此其三也臣父之病發於積傷根深症痼治
療漸艱臣必須迎醫親去施鍼投藥看護調攝若
仍帶本職則彼此狼狽臣之宜遞此其四也臣以
獨子素無兄弟奉親日短晝夜悲歎心慮荒錯忽
忽遑遑遇事顚倒輒迷前後見人偶語有同狂譫

如是而欲仍竊首相之位縱臣無恥旁觀謂何臣
之宜遆此其五也臣之不可冒據此地者有難以
悉數而蹔舉目前之虞亦如前項所陳因仍苟度
不早遆改妨公害私後悔靡及臣身雖不足論奈
重誤 國事何臣之悲苦之辭前後瀆徹 宸聽
蓋已屢矣每一拜章辭益蹙而情愈迫不覺涕泗
橫集 天高聽卑必從人欲自痛臣之無狀識未
上格無以取獲於 君父竊自悼矣前頭大禮及
詔使之至也臣雖遆本職自當盡筋力於大夫之

後豈爲此際備員隨班而容一曠官負罪之人猶
假以虛躰不計其虧損之多乎趑趄量度鬱抑彌
極伏願 聖慈憫惻臣情深 念國事 裁自
聖斷亟俯詢同列亟 遞臣職改卜無故察任之
人以全公私臣無任惶懼切迫祝 天祈 命之
至取 進止

乞往禮山會葬劄

伏以臣妻父鵝城府院君李某以本月下九日永
窆于忠清道禮山地法典有妻父母歸葬而臣忝

居首相以私事出入不便揆情量勢未敢以　請
告矣今聞喪孫以獨子嬰病妻母之遷窆亦卜日
不克而退行其得過窆葬也難矣一家遑遑憂傷
而臣又不往省焉則生死之際心豈安乎仰惟
聖渥優洽隱卒凡作塋域盡出官庀逝者有知必
感泣泉壤固無待於子姓之治葬矣第送終大事
將有私憾一失之後難以復見以法以情誠有不
忍懇者往還之間不出旬日切願掃除弊例簡約
馳往了掩土而即返伏冀　聖慈裁處臣無任惶

恃侯 命之至取 進止

謹 辭職劄

伏以臣賦性踈迂臨事癡騃不量本分驟忝台鉉

福過灾速果見疾顛毫無裨補徒積愆尤杜門追

省愆寐悸惕五六年來屛伏自訟不意今者 謬

命再加 尚收耆復擢充掾揆擇相之宜 朝廷

不尊很視競聞益難自靖 聖明嗣御圖理始政

國事艱危良相繫望苟非其人不必備位而時虛

授悔吝亦奚臣以負過訟愆之身而復膺 寵渥

承命爭臣之此言非必有所帶而發也但欲明
臣之無狀見輕之實耳 殿下方重論損臣令冒
軸益輕以致區區體面墜落歸地 國事日非終
無以救於此臣之所大懼也唯其宰器讚芳具瞻
聊然反覆商度決不可叨冒伏願 聖明體諒徵
臣事勢之難 曲念首相責任之隆重 遞臣本
職以全公私臣無任功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材禀淺劣不勝重委情勢迫阨又難抗顏

瀝陳危悃以冀 亟汗伏蒙 聖批溫諭不准奉讀惶悶隕越淵谷臣素性愚騃任情直行驟出名途未諳人事唯其沐浴 國恩至厚至渥不量涯分但懷感激自以不欺盡心庶無負於受任矣亂離之時誓死驅馳鄭虞之會冒玷台鼎赤心耿耿常向 天日才與責違器與任乖觸事顛躓狼狽而退者六年於此矣已試如此謭薄可知重豈能任時豈能匡 聖明臨御 勵政始初剪拔舊物更 援隆任感恩雖極撫己實歎再辱重器尚何

敢爲臣之筮仕也朝著角立之弊已深臣亦累玷
淸班不免以一邊指目矣自近年以來朋比之害
輾轉相覆視前益甚每廳士類聞彼此之論終爲
亡國大禍用舍之顚倒由此也是非之混淆由此
也紀綱之解弛由此也闒茸之雜進由此也賞罰
之無章由此也風俗之不淑由此也浮議之朋興
由此也臣竊悶之痛之常謂　國家經亂之後而
士大夫猶不改此病亦何心哉今災荒太甚民命
止矣防備蕩然邊事棘矣百隷怠棄　上令不行

萬姓流冗土崩可虞此正 君臣上下急急遑遑
交修胥警之時先儒謂公生明偏生闇又謂公則一
私則萬殊革除積弊收攬群才務悅人心圖回治
道誠不外於此數語矣若能夬治痼疾盡去私意
衡平鑑空無所係累以之照臨羣物而納一世於
權度之中則易之同人于野大公同通書之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自可以馴致而衆賢共勵翼亮弼
諧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堯舜之治不足過矣
兹者 聖明 以同協寅恭爲發大命亦 三王言眞今

目之藥石也第以此責諸謗弩見輕之人則固大
謬矣譬之欲作室者以杙爲棟欲致遠者以駑爲責
驥豈其可乎然此槩論臣之不勝任之狀耳至於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無禮無恥將無以自立今
臣之所被斥者乃反側極惡之名臺諫既已陳啓
則罪在身上而不可洗矣此累論議間寬猛同異
乎負罪之人忘其垢纔貪赴臺任則其不爲同列
之羞也耶今時臺諫有些少物議亦辭遞不敢就
職者蓋重其體面也一百撥之首任大責重匪特一

臺官而已不計羞愧晏然行呼唱於內庭外衢曰我將與臺諫協恭云爾則僞在其爲 國家之重臺諫而又爲用彼相哉 朝廷之輕名器之辱莫此爲甚此臣之所以惶懼迫蹙而不敢進者也伏願 聖明試賜體諒亟 遞臣職以全公私無任抑悶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人臣辭退其道不同而槩有四焉言責任其重才器不稱而乞辭者有之情勢乖剌難在其位而

乞辭若有之權寵是戒竝令兼節而乞辭若有之
疾病已深謝事嚴頗而乞辭者有之節義自知歟
後不受制森量才器也是有一得彈劾還出知州
審情勢也夸玄齡爲相十五年議避卞以遜權寵
也呂公著當哲宗初政移授司空爲疾病也無皆
控懇識篤故雖有負一世之望而當時人言曲遂
其願豈以非人備充首相而強甘所不可束縛馳
驟使若牛馬然哉臣至愚無似早蒙 殊渥耿耿
赤心圖報無路赴湯蹈火誓心自期今之所叨

謬命若少可承受則竭其筋力以畢志願此其機也何必累章乞解自陷於逋慢瀆擾之誅哉臣犬馬之誠願効驅策簡御之資猶未凋謝老成蓄德避位辭煩非所敢擬論而情懇所在則過鄭夔吳育遠矣只仰 聖明俯諒曲全矣一反蒙 訓批溫諭一至再諄悶狼狽日益難措臣平生駑緩與人少爭是非橫逆只勉自反其不爲一番詆斥而追介于懷流言所共知者特以首擬隆任匪諝薄冒擾故陳達實狀懼辱名器但爲 朝家事體惜耳寧

有一毫求辨之心哉茲者天災數見民嵒方急
國勢奄奄如日將沒登庸俊良奮勵有爲猶懼其
難濟乃以震撼轟撞之責委之已試顚沛之人而
望其有裨不亦僨乎 朝綱盡解浮議益熾以愛
憎爲是非以好惡爲賢否以廢事偸惰爲時望以
朋比追逐爲仕務百揆之間體統日紊習俗之弊
一至於此臣以踽踽愚戇之蹤孤立乎押班之地
覆餗形渥不朝即夕臣之不可冒就者一也諸曹
各司盡擁虛套職掌板蕩奸弊沉痼須得通方鎭

物之器以盡董率釐整之策庶可匡補有所支度
而臣踈迂信書當事齟齬料理規畫鮮與合時務此
時相位不宜苟苟塡塞臣之不可冒就者二也自
仕路分貳士大夫之得罪於公議者一被彈啓輒
曰我與某異色而見駁矣其言何足恤也放意華
貫恬不知忌以致官箴日墜廉恥都喪識者之歎
久矣臣既被醜詆而復蹈此習晏然行呼唱於廷
衢物議謂何臣之不可冒就者三也究荒爲患百
姓阻飢遷徙流移相續於道舡路未通意圖轉粟

然後可以議今冬之賑救明春之耕作矣若變通責勵綱除係役得米貸種以講懷保俱係目前十分至緊而近聞以首相久曠之故此等急時公務一切不爲催議以臣之退伏而貽 國事之逢誤則罪尤大矣臣之職名宜速遆者一也臣父臣某以經喪患積傷風病每當冬節深蟄歸室不過七十氣力多敗食飮少失輒致呻痛疾恙之作靡日不有臣以獨子當此喜懼烏鳥私情罔有其極頃忝樞府閑局猶欲具辭乞免況此重任勢尤妨礙

每念古人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語未嘗不三復悲吒仕而遺親臣不忍為臣之職名宜速遞者二也上年夏臣秪承　嚴命與同遼廣差官觸冒暑潦欲求燕程今春以來肺病重發痰痛又劇右臂肢節有酸引不遂之症方擬鍼灸調治病根難殄曠官未安臣之職名宜速遞者三也臣毋論他事即此數段情悃已難於抑行矣韓愈所謂必發狂疾者正為臣今日道也迫蹙遑遑無以為計茲更仰首呼籲以冀　聖明憐察伏乞　下燭至情亟

遞臣職使臣之取信於君父者無落唐宋下又一大幸也臣非避難懷便者他日倘得死所則盡瘁捐軀當有以報 殿下矣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取進止

謝 賜食物劄

伏以臣父病未蘇憂懼日深帶職留滯罪積瘝曠除已 拜劄乞 遞候命間京營下吏來辭有旨 賜臣父食物砥平揚州驪州南陽等官來致米太各一斛并魚肉數般臣惶恐蹴踖伏地拜

謝訖竊念臣當此年凶民困之時職忝首相乃被
私情所迫不顧公務久往窮谷每揆事體踈闊罔
措又忝 恩命煩弊郡邑耗賑飢之資而添素食
之刺彼望哺之民其謂臣何臣又臣某連歲薦蒙
優渥節受米肉沐 恩飽 總以度歲時病伏感
泣唯栻湯滌第臣於曠官之餘如負大戾方自劾
之不暇而重費官廩竊爲私榮其得安於心乎瞻
望 北闕精魂飛越一味震悸但誓糜粉而已目
今歲律已新三陽方暢仰惟我 聖上觀天地交

恭之象則　引接臣僚廣詢庶政使下情必達誠
不可緩　念陽和生物之意則寬大布令蠲除衆
瘼致民聽聳動此又其時臣忝以無似叨竊匪據
福過之災重貽親齊今過數旬尚未復常雖欲離
親趨仕圖裨　新政而情勢已難副志願矣抱悶
惶蹙不知所處伏乞　聖慈諒臣衷悃早　許遞
改職名以全公私臣無任感激陳　謝惶懼屛營
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本月初五日臣祗受有 旨書狀 聖批有
云知卿親病未瘳深用傾慮卿宜安心留省待差
便即上來又於本月初七日臣祗受有 旨書狀
聖批節該卿行不須濡滯式遄毋止予深望焉臣
捧讀再三精爽飛越竊念臣叨忝本職以淹于外
事體既失群議可畏寢驚夢傷日益訟悶冒達情
私唯冀 聖慈曲賜矜憐 許遞鞍負以圖周全
玆者疊蒙 睿諭無任隕越狼狽維谷不知所處
欲趂即趨造以謝 嚴命則父病發於積傷今已

三變藥而患症損生營衛極虛風痰日盛每夜呻
痛矣臃右臂有類中風漸艱於收用衰年病勢如
此臣豈易離去坐而憂慮不知濡滯多日伏念時
歲已換再 祥奄迫引領 北宸悲悒流涕尚未
得奔走於陪 祭之列仰瞻 天日哀戚之容負
罪遑遑尤無所措臣入見父病出念公義悶鬱徊
徨心病日發雖以首相隆任非可以假[illegible]養閑于
窮谷者臣之一身不幸逢此厄會帶職一日增瘝
曠之咎稽 命一日添逋慢之誅何以仍據是地

而能晏然乎反覆思度種種罪戾只是乞遞職
名以全 國家以安愚分爲得完於公私耳醫云
父病難以藥快瘳須待日暖施鍼庶可見効臣雖
從近黽勉還 朝而情勢已難全於供職矣前旣
曠官淹滯後又抱悶趦趄當朝野多事之時何賴
於徇私廢事之一具臣而虛假以重器不計節節
貽誤乎臣早受 國恩毛髮霜被優渥誠非草萊
疏逺之臣以一言一事而較去就者此間悃臆唯
恃 聖明體諒情迫言塞不知所達伏願 天地

父母 俯察微悃亟遞本職一以釐 國家之
庶績一以遂烏鳥之至情臣不勝惶恐切迫之至
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恩許令歸救父病又 賜油紙
扇帽等物以為鄉曲暑濕之備拜辭以來 天語
盈耳魂夢耿耿及到村舍臨年老父於衰憊病傷
之餘見臣悲喜而 賜遺露被光動窮谷晨夜感
涕相對頌祝臣於此際仰戀 天寵退憂親癠情

欲遞 謝勢未易離日後一日狼狽入來甚本月初
三日巳時藝文館奉敎李景顔來致敎諭臣伏地
承 命不勝惶恐隕越記竊伏惟念臣之無狀叨
忝匪據帶職在外每切悚悶今此 儲宮大禮揆
以分義尤難退伏不待 嚴命之下而神魂已飛
越矣只以臣父風痰與瘀血病根深痼一朞度施灸
未見快愈而老人脾胃多敗痰濕乘時爲患食飮
全廢嘔泄間作罕見少差迹速登程而老病彌留
情景層迫抱悶遑次已不及於 東宮冠禮之日

矣私憂所煎公義大虧致使至此戰灼罔措臣之
不幸遭遇難[illegible]方俟曠職之罪又負稽 命之誅
廷議至嚴無地自處伏乞 聖慈斥罷臣本職以
全公私臣無任惶恐悶蹙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迫於私患曠職留外事體不妥每念悚蔡
自蒙 嚴諭愈益惶恐庶幾父病少間趂速趨
謝本月初九日老父所患泄痢添緊一夜之間暴
下七八度氣力倍薾抱憂煎悶又輟行計伏念

儲宮冠冊之禮乃一國莫大之慶擧朝之人無不
歡欣抃舞駿奔在列臣職叨首揆忝師保乃退
伏窮谷未及獲覩三加之盛事終失趨參百僚之
賀班情悃未伸罪戾彌重撫躬自訟不知所處抑
臣伏聞冠者禮之始也所以備服而責成德也德
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以基 宗社
無疆之休實自今日始矣仰惟 儲宮有王度金
相之美而 聖明之止於慈止於仁能盡道而愼
其養者固將益加 睿念以追法三代之隆然則

學問宜及時而勸勉矣方正宜極擇而親近矣遠
便嬖而務誠身絶私玩而戒喪志皆是成就令德
之方而群下之所顒望焉如臣之庸慢負罪者何
可仍竊保導之號以重貽有識之譏議哉伏承
聖諭許令待親病差愈而上來臣之職名非可以
久滯於鄉曲者入視親病出念公義慼慼遑遑唯
日狼狽伏乞　聖明憐察臣至情亟　賜遞免以
全　國事以安愚分臣無任惶恐屛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恩許令歸救父病藥物酒食盛還霑洽窮谷之中榮光累遍臣父於臨年衰病調保餘喘得有今日毫髮皆 上賜也晨夜相對仰 天頌祝繼以感涕只誓糜粉而已第念臣叨忝重任乃迫情悶前後控辭輒蒙 溫旨屢屢帶職出入已至累次自古以來安有竊位首揆淹外曠官若臣之比者一日陛伏是添一日罪戾懍懍自訟庶幾父病稍間臣即奔詣 闕下祗謝

恩命陳達微悃不幸臣父履羸之極中氣多敗纔用一藥又生他症惡寒惡熱痞塞泄痢肺癰腹脹等疾變出爲患藥石的効父身既不能起動臣情又未忍違離遑遑之際旬月將滿以至 朝廷連有大擧動而臣不得一參於扈 駕問 安之列瞻望 宸極感𢡮罔措臣之情事豈不爲狼狽憐憫之甚乎目今邊事方殷 國儲盡罄規畫之急非止一二而臣以闕職任重得罪於公議私抱憂虞難遑別於親側低徊垂泣無以自處仰惟 聖

明天覆日燭 特察臣至情許 遞臣職以全公私臣無任惶恐悶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忝叨諫職久滯賓咨煎憂訟罪度日如歲仰懷請閒乞 賜裁處伏承 聖批益增悚慄臣父之病發於臨年諸症互侵眠食危劇漸當冬節憂慮念迫遷延換月狼狽日甚疾病累乎惟望父母伏以臣之罪萬萬以蒙 國恩驅致崇秩三入相府一以蹉毫髮無裨 隆渥尚在于今竊腹脤而畢

必欲以報其殊遇於 聖明者唯是夙夜匪懈奔走奉職耳不幸所遭事勢與情願乖舛出救父病累煩 恩命而其於前後控章辭亦竭矣而荷 聖慈曲加 收還一不在遞仍蒙許 溫旨敎 敎以帶職往救疾 諭以病於上來重任在身私患繫心曠官廢事强擁虛銜於所難安遺親棄病欲察官務情亦不忍勢難兩全而尚貪冒至此公議甚嚴臣雖欲眷戀於此任其可得乎臣父臣某本以衰門晩生早多疾病其在壯年亦艱出入此即人所

其知今乃以踰七望八之年既經去冬大病重傷
今夏盛熱氣力消削疾恙頻數朝夕爲畢命松楸
之計臣每來救療輒驚其興居食飲之間日異而
月不同今日治一病明日生一症必欲將理卽添
悉痛奄奄床席頓無世況夕斃一不待反哺無榮臣
身當此方寸慌亂若何以論情義之輕重哉昔在
亂離臣忝蒙 先王眷任再死中途一不及相訣又
被 嚴命不得守廬終制但抱無涯之痛自謂賤
退時平則情事之追伸亦有日矣今之所恃者只

有老父而病又如此在世難卜久近事親之日太
短事　君之日甚長臣之情悃逼切向誰訴哀告
父亦蒙　聖上超擢之恩而無以報効萬一則常
感泣語臣勉以奉職之義及臣欲離去則輒爲疚
懷若失所依此乃老病人常事而臣見其氣息隕
其語言心折魂迷萬事茫然竊以　天地廣覆日
月普照而要知螻蟻之喁悶至於此哉臣誠恤恤
遑遑唯有流涕而已今者朝家雖似無事規畫庶
務此時爲急臣以無狀竊位首揆久淹于外一不違

自處 國之置相豈若是其闒漫而人亦謂之何
哉伏願 聖明憐察原今祈懇事理亟 遞臣本
職以全公私情迫語塞不知所達臣無任惶恐屏
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於本月初八日伏承 聖批辭旨甚峻隕
越淵谷戰灼罔措功擬親病少差即當趨詣 闕
下隙違私悃請服 嚴譴不幸獲戾于天狗馬賤
疾又發於此際蓋臣自未辭朝腰下濕瘇爲祟

針而見歇矣轉成脚下疽瘡來此益重爛遍脛股
至于本月初誤用俗方仍發大腫晝夜浮痛迎醫
針破七八度毒氣始熾膏汁長流瘡處遂合重以
沉憂鬱悶潮熱充盛飲冷無筭夜不帖寢頃 上
辭章臣之情事雖迫於親癠不敢以自己之患并
瀆於 天聽矣今事勢狼狽日甚一日焦心煎慮
鬚髮陡變見臣之狀者無不憐憫自念政府非是
養病坊而臺諫亦未有如韓琦之處置者臣竊痛
爲臣之帶職淹外幾浹兩月不但大乖公義有損

事體當此邊事孔殷規畫方急之時緣臣瘝曠而
致遲誤者想必多矣臣身遞處窮谷其得一刻自
安乎見今曾經是任而昔疾已間負一時輿望者
亦有其人臣之無狀何乃久於占借虛衛以重誤
國事乎時序易邁塞沍漸逼父之羸病益痼臣亦
運步尚難今月明日迄動末由瞻望　闕庭精魂
飛越伏願　聖慈體諒臣之至情實病非出例辭
曲賜周全亟　遞本職以濟父子相依之命臣無
任惶恐悶迫之至取　進止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五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六

疏箚

辭職箚

伏以臣老父衰境久罹疾恙心緖悶撓曾乞解職歸救仰荷 聖明深愍其切迫之狀已下從省之命臣不勝感泣適以 國有大禮駿奔在列稽首悲慶未遑顧私繼聞老父於羸憊之餘墜跌重傷右邊臂胛脇牽痛爲患此素是受病不遂之處而又添發血暈轉深痼用藥累貼尚未洪愈醫云必須

及時鍼灸可以見効時候漸熱而臣未得易歸遑遑煎悶即朝家僮来報老父又忿風寒熱寢食俱失每得消息方寸益亂將擬迎醫賫藥奔往治療前頭　縟禮稠疊之時臣叨忝首相狼狽罔措且念本職異於廢官有所出入大妨事體伏願　聖慈俯察原今呼籲事理　許遞臣本職使救父病以少伸烏鳥罔極之情臣無任惶懼蹙迫之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父臣某病出積傷未易復常悶迫情事已
盡於前後劄辭矣自還　朝之後每念老父病在
山谷而無將護之人夜懷耿耿夜不能寢晝不甘
食身在心往忽忽度遣晣日伏承　命召即擬趨
詣旋聞臣父痰壅胃萬作痛頗緊臣聞此驚遑賣
藥走送卒不得就諸大臣之後勘定大議臣實惶
悚不知所處竊念人之所以接物能酬應者以其
保此方寸地耳方寸既不安定則何以為權度而
裁處衆務乎假令臣父同在一室病既頻劇如此

則臣之方寸已難專於供職矣頃者伏蒙 聖教
俟日氣和暖奉來京舍以施鍼藥軫念 深遠感
泣無地第事勢有極難者臣父累月抱癠元氣頓
鑠痿蟄燠室不得開户稍緩調攝輒患疼痛父既
難於遷動臣亦艱於頻省兩處瞻戀日添憂惱到
此地頭方寸爲如何哉況乎親年衰邁返景不待
縱其得至遐壽而在世無幾歲矣今也疢疾日加
人事難必每念古人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語三
復隕涕臣之情勢極爲狼狽苟窃重任不早辭退

則妨公害私愈往而愈甚此亦 王政之所宜慼
憂者今當 聖明喪畢訪落之秋群下引頸顒望
庶幾有疇咨奮庸之機而臣適有患厄志願未遂
反致曠官則公議訾黜庶僚解體一日二日但積
罪戾欲其晏然居是任豈可得乎伏乞 聖慈天
地父母諒察原今祈籲事理亟 遞臣職改卜賢
德以答臣工望治之羣願以遂烏烏欲孝之微悃
無任惶恐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恩命來見病父 聖渥所逮危病
少歇窮谷之中相對感泣望 天頌祝不知所達
第臣父一家病患連劇老人傷感之疾積數月而
發今雖得汗觧表元氣極弱稍襲寒氣連夜疼痛
少進飲食輒痞塞不下衰年患症多端藥物無效爲
爲至情不忍暫離煎憂悶迫曷有其極伏念相臣
之任異於庶官臣徇私出入已爲示妥公議固多
非刺今者父病沉痼未易差復事勢狼狽日甚一
日尚且仍擬本職蹐伏度遣自古以來安有如臣

曠官久居外處而猶忝名於百僚之首者耶況以前頭有元會大禮中外之官莫識駿奔臣爲首相又闕進參 賀班臣於此際危負大戾竦慄罔措伏乞 聖慈念重地撥務之難曠諒微臣方寸之漸亂遽 遞臣本職俾得安心救病則庶幾老父篤延餘齡而臣亦免於竊位之罪矣 天地洪造糜粉罔報臣無任悶迫之至取 進止

陳修情仍辭職劄

伏以臣伏聞 憲府以備邊司許令與倭開市忘深

解弛大禁而啓他日無窮之患請有司堂上推考色郞廳罷職大義凜然令人起歎第其問利害有未能釋然者此賊之為萬世必報之讎三尺童子所共知也既不能斥絶而與之羈縻則開市終可閉乎法官既不許此則果哉末之難矣往在辛丑年 天兵纔撤南徼蕩然馬島倭子橘智正持書出來中外人心騷動靡定及見禮曹修答書契有即為許和之意臣適膺體察之 命而在邊上晝夜商度疆事不許則目前無捍禦零賊之勢欲許

則非但讎怨通天縱許之後種種難處不得已羈縻遷退以冀十餘年無事而為自強之計矣但雖欲為此計我 國氣力毫無依據操縱者必須籍重 天朝陽開陰闔以絶其哄脅之端然後處事之權我可議矣遂改撰書契并已禮曹答書陳達其狀謄蒙 先王獎諭施行其後馳啓稟萬軍門得其諭帖遣入馬島覘探賊情乘機善導以過數年不幸而金光來肆悖說 朝廷輕遣惟政渡海又不幸而馬島詐稱檄送犯 陵賊 朝廷輕遣

通信使矣此二策臣語及此事每切嗟咄豎乎奸賊玄蘇持假書來我而我乃依舊例許和譬諸著碁局已了矣今者義智景直遣人更要上京 進香又乞開市信使既返約條既成則此皆所應行者但許之上京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許上京而又閉開市則只有斥絕而已大賊之動不動雖不係馬島之和否而迭擾邊上則馬島亦豁為矣並斷二件事而斥絕馬島我 國其能爭以二件参商輕重則上京極難而開市無甚害宜枉我之

大弊而姑中其欲彼賊既意滿於開市則上京可
以防矣倭館市物初無禁制自關中冊索別幅商
物濫觴無紀上京往返 國家難支仍設法示禁
謀祛其弊只許米布入館互市其他貨物無不有
禁利源難塞甚於防川禁令愈密潛商愈衆此蓋
由開市禁斷諸物故潛商弊起潛商弊起故透漏
機事之患又因此而作矣昔在 先朝平義智始
來 先王深軫宸慮痛絶潛商累 教申飭及到
東平館別令兵曹捕盜廳巡邏設禁法非不嚴矣

而昏夜並賂巡邏守直軍士而抵死交易至有謄示朝報之說此無他商賈雖知　國法至嚴被誅者無幾獲利者甚溥其冒禁固宜倭奴亦知分費之為不貲而甘為此者只以所賷商物必因此而後可換易也其在　國都難禁如是則釜山館之事益可哂矣申明禁令只為東萊奸濫軍官吏胥輩作弊操奸之地倭奴竊笑其法禁細密號令不行臣每痛之今之倭物倍多於平時而所要在於段參虎豹皮一不在於米布米布乃窮民所資而參

皮不得救飢寒者也謹以舊禁而嚴禁蔘皮唯許
以米布交易則開市未易甚留連邊上信費粮料
徒激憤恨爭奪起釁酒薄致圖又可徵矣前日倭
船滿載累萬物件不換米布盡撤護還此非潛商
何由賣盡乎然則開市棄物只滋弊隻果何益哉
若弛此禁使彼此交易之物盡入開市而峻潛商
之法則我民不勞抵冒法禁而公同得利倭奴亦
免分賣商物而各售所欲何苦強為潛商而爭陷
於重罪乎潛商既絶則家通事情之弊從可杜矣

本司回 啓中許其開市而重斷潜商不饒云者
但為此利害耳雖然無點名劉簿之舉則往來名
數難以譏察其欲收稅者亦非為榷利也但要詳
其譏察之數也臣久為宣慰使熟諳此間事狀會
本司來議回 啓悳 達素懔矣不意堂上郎廳
俱被論劾本司非六曹庶司之比議若有失則臺
諫但糾正而已請罪堂上郎廳自臣而始臣雖無
恥何敢更抗顔於籌畫之列乎但臣區區之意今
日待倭恐捨此而無善處之策臣職可罷此議[illegible]

葉惟 聖明裁擇焉臣久病頻作每抱憂悶心思
荒落尤不能察任伏願 聖慈亟 遞臣職以全
公私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取 進止
請勿別遣陳 奏使謝 恩之行兼之奏辨

明劄

伏以臣積傷病羨之委頓床蓆伏蒙 聖慈遣醫來
診 賜以珍藥狗馬之疾賴而減歇感激涕泣不
知所達蒙病根深痼餘熱極盛沉綿引日眩仆不
起乃以政府爲養之病之坊尙稽遞 謝煎悶罔措

往者臣在備局會坐得見　中朝通報部科題
奏本意　本國事情措語亦過貶薄故因　傳敎
之下請遣使　奏辨矣更爲思量去秋　本國已
爲此事陳　奏而該部覆題未知作何准下　謝
恩　賀至兩行先來亦無別報如止於楊宗業張
鏈之　奏辭而已則宗業之謬說前　奏已盡張
鏈之斥　本國乃是措語間事拈出對辨似無實
狀可據別使陳　奏恐涉太煩無已則冬至使回
還後當有　降　勅謝　恩使臣業已差出兼此

而發奏 奏辨明恐或要嘗臣又有一愿閣老李
廷機雖被叅在家見今閣老供職者只有葉向高
一人故凡公事必徃議於廷機廷機猶狹昔年
慶東事也向 本國人少款接之態向高亦非過
慈寛恕者待我頗簡忽曾見此人刊行其文集三
十餘卷其論朝鮮一篇言 中朝朝反正事極其
悖謬至斥以簒奪臣赴 京時竊啓呈文痛辨六
事卞完難於提起今俛而反令引 中朝朝請冊
封章敬事例而為 奏倘不幸而有意外之辱捫

吾何及且聞六部署堂多闕禮部只有一侍郞翁
正春而其人也亦執經柱宰曩在翰院議及征倭
全不右　本國速令從本部又多簡慢當此：中
朝浮言蠭起之時頻繁遣使繼請　盛典若設此
三人相唱魔障以平日簡慢之心肆為非斥則使
臣雖欲周旋亦無路矣事貴萬全謀之必周亮令
陳　奏使擇帶解事譯官微試部閣之意而迴還
然後備無一不具策無遺慮乃始發行似無後悔伏
乞　細加　睿諒如以臣言為可議　俯詢裁處

幸甚臣知慮所及不敢不自盡擬於公會與諸僚商
畧以 稟病未即瘳時日漸晩敢 達下情以備
採擇臣不勝踧伏惶恐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既被公論重劾勢難擧頭扶病草劄瀝血
陳 達氣之神昏語無倫次伏奉 聖批驚竦流
汗隕越罔措旋蒙 召命累降促令參鞫獲戾之
身進退俱罪席藁煎悶祗俟 嚴譴臣之情悶已
具前劄不敢更有塵瀆第鞫獄大事累日停廢臣

罪益重不知死所臣之無狀福過涯分重招寃尊被斥萬端指劾之辭狼籍於前後之疏劄傳播中外衆口譁説如此而仍復抗顔於具瞻之地天下寧有是哉擧國之人咸知臣決難更就 朝列而殿下猶欲曲收爲臣之狼狽至此司甚不亦悶乎況今獄事垂畢而李春蘭之獄則臺諫已有斷案不必待負罪之臣而乃可了也數日以來幾疾彌深身不帖席目不交睫有同狂易以彼以此斷不可虛帶職名彌積罪累更乞 聖明矜憐亟賜遞

賜鐫罷臣無任惶悶悲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悃已悉於曾進下五劄中伏想 天鑑亦必 洞燭危悃矜臣悶迫之狀又有甚於前日獲灾既重父病漸深風痰沉痼喘息如縷遑遑朝夕憂懼塡臆向來血誠乞養者唯欲一日少伸烏鳥之私今則痰病如此欲養亦難爲臣情勢日迫豈遑於從政而相職雖似慢丞亦安可任其退外而仍帶履歸耶頃者恭遇 國家 大慶抗顔

就列而家童来報病者已數次矣幽憂盛禮惝怳
度日 賀祝甫畢旋即辭歸厮輿市井亦多以臣
之進退為嗤議者矣臣以必遂之蹤跡又重以不
可去之病患蹙伏窮谷半歲將暮仰惟 天地父
母 推恩體下 曲遂萬物一有向隅莫不為愍
念矣乎往在 先朝臣舅故相柳坱赴 京病還
先王以其時領左兩相俱闕即遞其職改卜他人
誠以國不可一日無三公也今台席俱曠而臣還
朝無期以私則難苟冒以公則宜速處伏願 聖

明 酌諒事勢 査照舊例亟 遆臣職以全
國體臣情塞語盡無任瞻仰祈祝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十章陳 乞罄竭情悃 聖批毎下益增
惶懼抱悶屛處又過旬日問其所被斥則害正欺
君而時議之所共背也問其所自處則叨冒擬之
首而曠職浹三月輿臺之賤亦言其難苟據矣以
至中外之人皆曰自古以來名忝相臣下乖於時
上無補於 君久滯匪躬未有此比臣雖頑鈍無

廉恥每聞此等指點面惡心死豈其能晏然乎孔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人臣之道事皆合
於義然後始可言盡忠矣安有辱官謝事而可擬
論於此義者乎義既不得不退則抑勤強留非禮
也貪戀苟容非忠也臣之不幸遭此厄會但誦杜
甫未忍訣堯舜之語三復流涕而已臣本駑緩於
世無左右於人言無介滯則衆所知矣豈以前後
儒疏為進退之斷案哉獨念所忝之地人所具瞻
與庶官不同手縶口噤苟充其座是弁髦士夫而

已　國之置相豈端使然而臣亦負平日所學實
不爲可悲乎以嘗謗日深蹤迹益難縱欲抗顔承
命竭力自効只爲湛海之資其誰證信悳不早矣
亦於心焉誓彌之歸及其盡　朝廷而已　昔父
之甚塗艱而何及乎重以禍過之災迍棄首臣人能
叢集老耆侵迫自六月以來二三父所居病氣殘羨
一家之人相繼卧病迄未蘇息臣亦以本月十一
日重患寒亂氣塞瀕危不省亦關遠之　今至日
始稍能定遠承留榮之　敎恩勉持氣便卧上上啓

令濕風疾積發爲患淵淵痛蔵寔是不樂去亦無益今竟
又衰羸多病亦臥牀席夜護無人臣亦疾從遑宣
差終之忝作父子相望視覡九逆積憂成鬱吁嗟嘆
奉臣之情寫路人行於作雉　天地覆燾之仁益
不　豈諒而彌留於一物之遂其生耶臣實有望
示仁所言卿臣之言以記詩而長於器者無非哥
有取也傳云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一不順乎親
不信乎朋友矣臣貪　同時寵無一點尚遺棄老
交至半年之久其罪大矣一不許他人以備取於

位之鄙夫而臣之負愧深矣謗斥之四至亦固宜
之素乏學力行義不見信於人耳其於人之攻之
也又何預焉況臣早承庭違三入祠府累進易見
知足不辱乃古人之明誡臣之愚戇寔行貪取之族
顧理勢固然無可絕左如得數年閒暇得自盡於
敬義之學又以餘力閱聖賢經訓之旨從事於修身首
於之地則亦豈不能後遐萬乎 聖明則庶幾行之
有裨一分至知今日之國恭天命非 變下春秋曷
盛臣之三入爲之固亦不至於衰憊使之退歸終養尋

臨事一向晉從致於他日又豈晩哉伏乞　聖明
回察精誠光　遞臣職　卜他祠以全公私不
勝區區之言無任悶迫屛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悶迫情事殫瀝累牘日祝　天鑑於悶
區蒙恩　聖批　施念益迫旣辱寵諭詢務懇惻
感何頌承　今元均閒職曠職特又罪責日積耿
耿是於夜警惕於疾汗寸漸亂萬事昏忽殘帶臺銜
大貽傷損毫分無補顧忠雖至心與勢乖泣籲蒼

何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也然矧伊人事踰溢
而能無患乎臣以弱材小器謬當重任忝相府
竊廩祿今至十四年之久禍過之災隨歲益甚
在公官請老者至於再至於三又以病懇乞尚且未行尸素度
日人非思之見何可得進自六月以來老父所居廬
氣疾發一家之人相繼為患疾非門濟之病憂危劇
老父子繼之病救肺不觧痛無護症心魂飛越不
能自定唯以職名在身冒出付恥愧慚悶遑遑
罔極 天從人欲昔聞斯訓 聖德適可復啓以

誤穿疾痛便呼但特又毋庶 燭危悃以遂至顧
報効 聖明 春日甚長竭力務思寧少効死之會
臣不勝悲戀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教累下窮谷踈慄殞越罔知所
措臣之難冒本職之狀瀝血十四章呼籲盡矣
天鑑尚不 賜矜許悶蹙之情更何誅哉伏念
法殿移御乃二百年基業重恢之慶 儲宮大婚
是億萬載 宗社無疆之休凡在遠近士庶無不

歡忻抃　賀以躬覩　盛事爲幸況臣忝名舊臣
而從相識之後感喜祝慶寸腸激越其欲奔走蹈
舞以罪至願只在於人後然竊謂抗顏趍請獲參
大禮則犬馬之誠庶足少伸而徐揆情悃亦不害
於冒恥矣方擬刻日作行不意獲罪于天臣父自
本月初十日又得重病頭疼如割寒戰靡定連數
晝夜不得片時安睡又不下一匙食粥用和解止
痛之劑熱勢乍似少退而苦惡泄痢間作脾胃頓
敗元氣漸奪僵卧床蓐有加無減臣自前屢　戀

以難違於親側者唯慮奸可此等懇耳哀乞稠疊
煎憂浪費擬望　宸極俯賜兪音而臣尚帶重銜
瘝曠此歲不適不止以度時日柔尸位窒列莫
有如臣之比況聞這窃密禁奏皇朝衛屋夜起
繞壁雖在一家之人猶不知其之苦情至此之極
焉則外間之例論宥就為之深以感而歸此執事臣
又叅　嘉禮都監都提調之號出外兩月猶不見
處置感伏之中尤極惶灼目今首相已出　冊禮
又迫此則當照舊速處毋致久曠伏願　聖慈憐

察微臣情勢重念 國家事體臣之本職及 嘉禮都監都提調亟 命遞差以全公私臣心魂飛越無任惶懼悶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勢從職無路頃拜第十六封劄旬月不得 命意謂譴譏危悶 天鑑盡燭兼且領職久曠必蒙 裁處頒黜之誅譴自此得免矣伏承聖批嚴峻猶稱舊臣之前後告辭都似未經 睿察悸懍湯泣不知死所抑臣不幸重遭讒斥上辱名

器蹤跡狼狽是襄以留都尽 命一出人多駭指後
国大慶進請 賀班啓議又起貪戀雖極羞恥亦
重縲欲抗顏奔走而喪身益決終累 清朝顚覆
而退何報効之云哉人臣徇 國進退雖異爲忠
之道罔非一端臣雖無狀豈是惜軀命而負恩者
哉臣父自日寒之後風痰尤重衰弃病患逐日添
發飮食全廢氣力如纖僵卧床蓐起居須人人子
至情難於暫離雖在方就列之時而猶當顚倒奔
救豈其桒在傍側見所憂之日深而能忍於遺親

乎臣自六月至今瘝曠待 命過半歲矣尚帶虛
銜誠非始慮所及伏聞 國無三公爲日亦久凡
百稽滯豈可一二數乎如臣之憂悶切至終不得
不適育祗合早 賜鐫免改卜賢德以濟公務不
諒精狀實之淵谷徒積罪戾庸何益於公私乎臣
受 恩深重銘鏤心骨誓死圖報素所蓄積倘非
萬分不得已者瀝血歷 瀆何至於此極哉伏願
聖慈更 加憐察亟 遞臣職以全事體聽望
哀極精魂飛越臣無任戰灼悚悶懇祝危迫之至

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勢竭盡陳達同祝 天鑑俯暢

裁處伏奉第十八劄 批敎詞旨極嚴極峻魂驚

魄褫心骨俱折悸慄震慴歷日靡寧迺直欲闔地千

丈深墊自訟刳肝灑血以瀝痛苦負罪惶惑晝夜

遑錯兼又灾患稠疊交病添劇痰上爲厥近來益

數入則嘗藥救急方寸荒亂出則仰天搥胸精爽

崩迫遑遑恤恤過了旬日職名在身 歲律將變劬

念 國無一涓今入三月臣之所遭厄憂又是同
條所無若徒事蹟處默焉苟度是 君父之前猶
有隱情誠實未孚事體愈傷其爲罪戾重矣闕歎
趦趄敢復仰首哀鳴唯 聖明體憐焉臣雖無狀
忠孝之性根於秉彝一念炳然況旦出仕途遷受
國恩頂踵毫髮無非 殊渥所被常恐不得死所
無以拜 先王於地下當此送往事居之際忍辭
寵眷便訣充寧自非病風而蹈求死者不宜無他
端而至是也不幸臣之愚戇不能俯仰順時以致

左右之間群咻叢集或斥以害正欺　君或詆以貪爵鄙夫或肆詬於稠人廣坐之中或見一公事而譽議無所不至仰惟　朝廷乃　祖宗之朝廷也卿相之職乃　祖宗設置之位也臣以公廢之身羞辱名器貽累　聖朝固已大矣假令不計廉恥仍欲冒擾動一手足發一言議適足以增謗囮而益罪案耳覆餗爽顛何裨益之有哉不退則朝廷之辱滋甚退則庶乎公私兩全揑免之章誠出於千萬不得已者瞻戀　宸極泣涕漣如而已

臣之乞退初但如是而到今此又非暇論矣臣父
臨年衰削疢疾日發入冬以來長在呻痛風癈為
祟瘖塞一不通專却食飲艱難調下見其憊敗之狀
日深月異寢席之外一不能運動頃者乃至因訛傳
之音而親戚顚倒來問人子之情當此境界尚能
及於外事乎窮谷非帶職久留之所發郵因將
命遠傳之冀切擬就伏京輦以畢懇私父病如上
所陳畧列不可離矣寸步不可動矣事勢極難狼
狽罔措伏願 聖明思相職之久曠 諒下情之

益蔵亟先　許遆改卜賢德以濟　國事以遂微
願臣無任惶恐切迫謫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憂惶悶慼不知一死所嵗律忽新春陽漸長
昆蟲草木俱被德澤臣獨飲泣尚墜淵谷自念狼
狽之跡究厄又極入而嘗藥方寸荒亂出榛　聖
諭毛髮俱竦欲雪涕哀鳴則　嚴教累降惇慄罔
措欲含默苟度則帶職淹久罪戾益甚撫躬心祈
開口言咆恤恤遑遑時月又換臣之情事　天實

鑑臨不更踰於　父母而終何許我臣父自上年
以來三遘重病氣力如縷過臘入春長在呻痛委
頓床席猶未啓戶親戚來問見其羸削萎薾之狀
無不驚嗟悲慰而去其畢盡年之人嬰疾待差之
比逐歲轉甚積日愈痼懍懍懷懼朝不保夕昔年
臣母弃纔免夭偶嬰一疾戀臣而不得相訣遂含
怨於地下臣每思此痛肝腸崩割天地偪窄父病
彌留今復如此此際此情誰更深諒臣父氣力全
乏勢難移動漸須異候不忍離去事勢如此抱悶

鼇伏黙蒙 聖敎 辱及窮巷 一承 嚴命廢食
連日村野之人亦懸其難處臣受 國厚恩叨冒
匪擬死而圖報常恐後人今反爲村里之人之所
懸豈得晷刻自安於心乎臣雖無狀事 君之義
竊嘗有聞偃然退處飾辭 瀆擾以自陷於誅戮
則臣亦决不爲矣臣心迫塞不能暴白寧欲闕地
深入而祈祝宗之遄死而已今者鼎席久曠庶務
多滯曩臣曾達臣之外舅故相臣柳坱一劄即適
者 先王唯慮三公久闕而處之周全 國事不

陛下情亦安其時傳教有曰後毋有處置此時不得不遵其不可為法乎臣之控章已至九餘度矣祝 天待 命又過七箇月矣殞越無地漸發狂疾伏願 聖明深念國事 曲諒下情亟 遞臣職改卜他相一以及此閑暇修舉廢政一以保全父子相依畢命於公幸甚於私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憂惶悶蹙未知死所歲律鼎新萬物盡鬱

臣獨不幸殞越溝谷撫躬心折開口言咱自念控
章之 上已至十餘度矣曠職待 命又過七箇
月矣 聖批每降毛髮俱竦交病有加方寸益亂
下情若此 天聽尚阻雪涕申鳴私自憐矣臣之
愚騃重累名器一被深斥誠難再辱其周章乞辭
之狀 聖鑑已衕諒矣人非叢集鬼責猬疊老父
臨年風痰為患自上年以來三耐重病氣力如縷
過臘而後入春累月委頓床席猶未啓户一旬之
間呻痛八九親戚來問見其羸削委薾無不驚嗟

悲慰而去此非平人嬰疾待差之比年換而衰轉甚日久而病愈猶懍懍懷懼朝夕艱度而苟帶職名顏衎　勉諭封章鄭卒亦愍其艱處臣引下石寧得安於心乎臣情悶迫抑未暇一二數矣抑國家事體不可以在下之災厄而任傷壞也目今相職誤曠天道一變不但軍國之務積日多滯其於中外觀聽亦有嗟左損畧伏臣言曰泣之外留力故相臣柳塽一劉即適者　先王寵慮三公之久闕而處之周全公務不墮下情亦安其不可為法乎臣之

狼狽非止如古人之身病而已心事迫阨漸致狂疾仍據於不可行之職閱歲經時徒長罪戾竟何爲哉辭已竭矣情極戚矣終晝達夜仰 天攢祝伏願 聖明深念 國事 曲諒下情亟 遞臣職改卜他相一以修擧庶政一以保全微命臣無任惶懼戰灼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頃患賤疾幸賴 聖恩 賜以珍劑治療少歇尖過 國家無前之獄屢見疊出痛惋罔極

扶曳察鞫乃蒙 聖諭丁寧軫念至 命調理而
行臣尤不勝惶感黽勉趨仕以顚仆爲限不幸內
傷轉深食飮减減自本月十五日復患頭痛惡心
等證至晡後悶遑罔措之地不得承 命入 侍
輿歸私第達夜吐泄沉迷困頓僵蹷枕席及胃經
重米飮亦吐眩如酲尋不省人事加以上焦諸熱
積蓄爲直滿頭緊痛舌焦乾頃刻之間不能堪
耐念今 國事方急相職俱闕臣於此際公私狼
狽不知所爲伏乞 聖明特量事勢罷斥臣職俾

得安心調病以逭黜端 殿下新補使察職務不
勝至願病深呼籲言無倫次臣無任惶恐悶迫之
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痰疾緊發當此 國家遑遑之時不得趨
仕者已至日伏蒙 聖恩賜以良劑啣感涕泣晝
夜欽欽意謂疾勢少差於旋踵扶曳詣 闕陳達
下情隨從於簡逆之列矣一不圖病勢深痼今則痰
核凝結於肩背間者漸爲滋大欲投藥消解而內

昨夕 又御外殿宣召至三臣之狼狽悶迫之狀
欽備達於 躙前而不顧常禮設爲踰請則竊賊
之辟臣各狼藉當時蔓鍊於一體之旄者則猶不
敢晏然與斷人罪所以八臣於悶曁各之賤而安
心在坐之豈有是理哉此特緣其時理之一端耳
其他種種不西之河以盡色三心諸露疏其病等
命之心聞通語德曰無論此也乞 聖明更加商量亟
罷臣無下之司所中或竄或置大辟 言言臣無任惶
灼憂悶之間以忘過之之至取 進上

臣晏然為推官之首指揮按覈心豈得安乎 聖
教每下臣心震盪臣之事勢正如墮千仞不測之
坑塹而牽挽強趍於益險不可蹈之地每出入
闕門步履欹危視聽惶惑惝怳失常心旣不安其
發於外者自然如此難以強作向來所患疾病因
而添劇呻痛艱楚之狀見者無不憐悶此皆報爲
寵榮福過灾生横厄叢萃尚誰咎哉仰惟 聖度
如天 軫念舊物當此罪籍必欲 曲全昆虫草
木之微亦知感被乾坤之澤臣雖至頑寧不動念

顧以 國法至嚴公議可懼再度承 命迫於不得已而衆聽已爲譁然咸加詬黥出則甚違法憲入則坐孫 聖教以此以彼擧是無所臣之進退極可悶矣 嚴召累及病勢又革伏地煎悶不知死所唯願 聖慈特量情勢亟罷臣職以全事體臣無任惶恐悶迫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待 命劄

伏以國有刑章苟出贓招一左一右法毀弊生臣忝在推官之首而反爲累壞三尺之人則他日公

議謂之何哉臣不幸姓名旣污於兇賊之口有罪
無罪自當明覈審處況賊招現出之人或被拿囚
或名列推案而獨臣晏然抗顏接問同出一招之
輩獄體豈如是乎 聖渙隆厚前後 敦諭深切
曲盡臣非不知經識事 君之義若非大段事
體所係則當如 國變罔極之時寧不勉承 恩
命而敢爲引避之計乎伏承 聖批一向敦勉此
實臣情塞辭窮未終益暴肝膈而 天日之明猶
有所未燭也處身無所蹐抑何懇昔在 先廟朝

李施愛欲離間股肱之臣聲言韓明澮申叔舟爲
內應一時風雲魚水之會非賊讒所行而 光廟
猶下之獄 明廟朝己酉之變李浚慶以兵曹判
書亦出賊招當時孰不知其爲誣妄而浚慶辭遞
本職議以大獄之下論議至嚴其所自處不得不
如此矣由前言之入深推鞫勢所難爲由後言之
終辭職名明有舊規反覆思度臣之不可冒出也
决矣耿耿達夜目不交睫心疾尤重諸證添劇仰 天
揮涕不知死所伏乞 聖慈亟 賜斥罷以全公

私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取 進止

待 命劄

伏以臣悶迫狼狽之狀已盡於三章而 聖批又下辭旨極嚴至 責以不恤國家之憂且 勉以赴難之義奉讀未半肝膽墜地震慄惝恍不知死所臣之姓名既汚於賊招而同出於此招者方被拿問臣若不顧獄體晏然冒出則彼被囚之輩謂臣如何嘗其推覈也彼必拖訴臣亦羞恧古今安有名掛賊口而坐鞫其同出一招之人者乎今臣

之不可深鞫中外之所共知而 聖明每以强避
不當避之事爲 教公議可畏 聖教愈峻臣遭
此不幸將何所處身耶自遭禍厄心魂驚喪重墮
維谷煎悶罔措廢寢却食今已數日舊患痿疾益
加緊重晝則忍痛伏枕夜則倚辟違朝 命召連
絡不得趍詣罪戾尤極只俟 誅譴伏願 聖慈
憐臣危迫亟 賜斥罷以全事體臣無任惶懼湯
泣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自前月以来連患疾病僅僅供仕氣證眩
證漸益重發精神頓喪筋骸俱解起動之間呼吸
短促喘急呻痛良久靡定每出入 殿上聲徹
御榻咳退而眩仆未即強起此則衆目所憐覩也
日久患深身德病集滲熱上襲頑痰中結晝則百
味皆失唯思冷物夜則寸刻不寢倚壁達朝今又
拜得暴下之纖疾平日之内度數極頻當此 國
事方急之時不得趨仕至蒙 嚴召累降終不克
奔詣惶灼悶蹙不知所處伏願 聖明閔臣危疾

非朝夕可療並 査先今祈免事理亟 遞臣本
職以金徽端改卜他相以濟 國事不勝至幸臣
無任悚慄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賤疾重嬰諸證互侵狼狽日深罪戾彌積
伏蒙 聖慈軫念舊物不 賜嚴譴乃反 遣醫
問疾 降以珍劑前後 聖澤曲全微喘感泣銘
鏤雖有隕結而已抑臣福過災生種種有徵蹈溢
之害到今益甚靡論其他只以狗馬所患見之中

氣之虛羸有似神鬼爲戲目眩而月纔氣證近劇
俱是氣脉逆行腸胃失常之致而乃兼發於一時
呼吸喘息起居運動俱不能自由呻痛數日委薾
頓劇伏聞日間 聖候未寧今復 親臨鞫獄亞
下召命臣瞻望 宸極心魂飛越臨當冠帶出門
又值纖疾難制不克扶曳詣 闕以 達下情惶
戰悶蹙措身無地伏覩 聖明俯察臣之情事自
蓋危迫至 賜罷斥以全餘命遞下新銜以濟
國事臣無任祈懇屏營 命之至取 進止

渼陰先生文稿卷之二十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七

疏劄

陳遁村先祖被誣事實劄

伏以臣八代祖李集驪州閑人初名元齡以元至正七年高麗忠穆王丁亥歲登科文章志節有名當世如李穡鄭夢周李崇仁諸人相與爲敬友恭愍戊申歲以抗直觸忤賊僧辛旽旽將捕殺之竊負老父晝伏夜行投于慶尙道永川同年上舍崔元道家仍遭父喪備經艱苦之事載在慵齋叢話

及恭愍辛亥歲賊旽伏誅始還家鄉以得免憐禍有同再生乃改名號名曰集字曰浩然號曰遁村牧隱圃隱陶隱諸藁序記甚悉自是無行世之意爲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未幾退歸驪州川寧縣躬耕讀書時以詩筒新粒問遺李穡鄭夢周等穡與夢周歆歎有書恭讓丁卯歲乃卒夢周崇仁等又以詩哭之俱載遺稿厥後歷累年交遊諸賢相繼淪沒而高麗革命我 聖朝開運其事蹟顛末班班可考如此逮撰輿地勝覽任士洪父子甚嫉

李克堪兄弟乃誣撰史者以李集入我 朝為是
職遂記注廣州今賢人物下繼以註詩林者承襲
訛謬使傳信之書終被誣衊噫小人之無忌憚而
肆胸臆者矣乃至是矣往在 先王朝 經筵官
洪迪 啓辨李集淵源明賢士出處大節無愧古人
撰輿地勝覽矣實只許改之 先王有後日印出議
改之 命適今下入八羅道刊印是書追 先王之遺
教章 國乘之踵謬正在此機一時記載得失雖
細千載勸懲係于風教伏乞 聖明特下儒臣詳

訂釐正以昭示後世則載籍無誤衮鉞有光豈但
朽骨知感後裔榮華而已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取進止

陳大君不可加罪劄

伏以臣自夏秋之交痰恙重發氣證脾證痰厥諸
病相繼緊作每强勉隨行呻吟之聲不絶口吻此
則朝列所憐悶也本月初二日夜患霍亂極重達
夜吐泄飲藥僵卧 召命之下不克趨詣以致鞫
獄稽廢去夜又患痰厥氣上六脉結濇恍怔忡

殆不省人事伏念 國事方急之時臣抱病廢仕至有及時議 啓之事亦未能扶曳而進罪戾彌大不知死所伏蒙 遣醫診疾 賜以珍劑臣益增感泣無以仰喻抑臣不幸 寵榮踰分災孼荐至上年冬劉陳福過致禍者到今益售百病叢發衆謗交鑠竊恐身死志喪未報 聖恩而目不瞑於泉下矣每一念至自然流涕而已臣雖無狀粗識事 君之訓常自以期勉者蓋不爲膚瑣鄙夫之歸曾在 先朝逆瑋有殺害宰臣之變適良傑

柳舶等欲明獄捕賊相繼受刑幾死舉朝咸知其
冤默無一言臣不避私嫌劉陳其狀蒙 先王聖
明獲免大譴永慶專國自恣僞致犯 陵倭賊講
和而誤邊事也臣獻議累數百言歷數其失永慶
怒臣而斥罵者多矣當逆律永慶聲勢熾張之日
臣往直而當怨者竊聞在朝之人誠薄於愛 君
耳寧顧禍福以欺赤心遠 聖上臨御受 恩愈
重老父臨年超躋宰列諸子無知盡通仕籍身居
百僚之首名忝勳府之盟沐浴 膏澤又不知其

幾雖在昆虫草木之微其感被 洪造而捐軀効
忠必萬倍於他人況當今日無前之變每承 聖
上疚懷之 教肝膽如割寢食俱失一死之外更
有何念君憂議之事自 上遇變盡論遠出古聖
賢之上群請逾迫 聖諭益懇中外士庶孰不感
泣於絲綸之下戕議未離殊禩已爲禍本逆倖永
慶之伏辜皆稱以由議爲則議之爲兇賊之奇貨
其所從來者漸矣議死則禍根絶而 國家寧議
不死則人心疑而 朝廷危凡有知識皆欲速處

在朝諸宰誰無是慮但非預知逆謀矣或未滿法
不得刑法者王者所謹守也臣與諸宰不敢苟同
他論唯以此也仍念逆璘之兇無賴 殿下曲為
全恩嚴萬之來查也快得辨經及臣到廣寧誣說
喧播有不忍聞嚴萬面報始知事情所說自破而
聖德益彰明於咨揭之間今又廣寧委官朝暮者
出來則遼左帶來人多辭 本國言語意外訛傳
亦所深念周詳善處亦非失矣妄慮如此與諸宰
姑退此盖將順 聖上之至意而不覺慮事之過

於逆耳非謂屛黜而便可絶禍本也伏見玉堂劄
中連加譏斥目以縱賊危君之罪自聞此語髮竪
骨竦罪苟至是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敢更抗
顔於朝列乎公議凜凜臣伏罪之不暇而抑其中
有不得不陳　達者自古乘時危亂角力而取寶
位者一判名分民志已定奸窺之徒自然帖息況
我　聖上毓德春宮光恢　先烈仁聲入人孚望
盛治縱有數三兇逆欲萠亂於其間而奸謀發覺
則如白日中天魑魅魍魎消滅而無迹豈可過爲

疑懼於不必慮之地哉一種說話每以網漏兇黨
嘯聚更起為大虞審如是也在朝諸臣俱受一國
恩俱有耳目懔慨發言奚讓於他人彼王堂之論
雖出於過慮而遠近所傳人心疑怪陸贄以孤疑
過防為深戒者正今日之所當法也噫自己丑逆
變以來兩邊分明爭相構陷治逆護逆之說為自
中爭閙之赤幟世道日降此習轉痼偏靡 聖明
在上洞燭明決則群情舉皆自疑夫豈有完人乎
目今人心日益渙散 朝著日益紛擾外寇有朝

夕必發之形兵備無毫髮可恃之處比於泛漏船
於滄海之中而檣摧碇絶栝不知收葺一遇驚浪
將安所稅駕耶是固人人之所懔懔也而　朝廷
之上未聞有深念及此者乃以彼此爭論爲得計
良可悶也臣弱冠筮仕到今三十有四年覆被
兩朝洪渥嘗見　朝廷百弊皆由於縉紳朋比之
習慨然每自語曰范純仁謂責己猶恐不明責人
猶恐不恕爲癈官者常以是自勉而又責諸朋交
則黨護之病自可除矣洪範傳又云人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建極明黨之去只在君上之立
極而立極之要亦唯以居敬窮理之學闡明出治
之本源隨事應物毫無偏倚而為群下標準之極
則枉直輕重自露於鑑空衡平之地疇敢眩以是
非哉臣如遇相識則以忠宣之戒告諸人又待
經席則以皇極之意望於上耿耿此心一天日鑑
臨臣心既如此故少有親比穿列後進臺閣名官
絶無非公事而到臣門者臣亦雖在同列而不為
尋見所戴者唯 聖君所憂者唯職事耳孤蹤任

性遇事敢為癡戇不改國人所惡茲者出謀慮事
盡成譏罵頑忠効誠變為罪業欲撿飭機務則掣
肘不行無一收效欲徒竊爵位則積釁逾甚亟速
罪網儒生既抗疏而斥臣矣臺諫又發論於兩司
之完席矣玉堂連劄又斥臣以極罪矣臣於此時
不顧廉恥蹲坐不退必致 國事日非身亦終陷
大戮 聖上今日曲收誓屏之 恩又增臣日後
禍患而已曩日 榻前伏承 聖諭至以臨難引
去為〻戮〻 天高日遠恐未盡燭臣之本情也自

壬辰之初臣之蹈履死地衆避直趍人孰不知之
辭要就險讓夷急病此臣素所蓄積倘他日有難
而纔命尚存則雖在丘壑豈忘以一死報 殿下
之恩哉嗚呼艱危日甚衆頌又極臣處身無所而
猶貪戀 榮寵含默苟進及其時事由臣而漸巽
噬臍貽悔則自誤而負 殿下也必矣寧不悲哉
伏願 聖明深 量時勢又 察臣情亟列罪辜
先罷職名甄拔才德可以伏一世者登庸鎮壓以
濟 國事不勝至幸臣之此言字字血誠如蒙

採擇庶有益於公私惟　聖明毋視以例辭焉臣
無任瀉泣哽塞戰灼悶迫惶恐懇祝之至取二進
止

乞致仕歸養劄

伏以臣之老父臣某數年以來疾恙頻發氣力銷
減烏鳥情悶曾已屢控伏蒙　聖恩時許省救
賜之當藥食物　感渥如天衷喘得保刻銘感祝
但營糜粉第以父之羸病隨歲漸深臣之事勢益
難暫離猶復縶官徊徨狼狽親年當漸懼之時本

職非苟冒之地臣欲遵奉　聖教乞由往還則公
私兩妨蹤跡屑屑得罪公議又欲奉入京舍與同
朝夕則棄其便適偏側移寓老人所難千思萬慮
苦無方便每聞知舊死生日怵夕照易飛世事難
必臣之此情塡塞胷臆縱費方朔九萬牋豈能寫
之盡乎近因濕熱甚酷老病轉加飲食減廢困頓
床席父之獨處孤寂鬱而添疾臣之結戀相望寸
腸九逝有時見李密陳茂烈等陳情乞養之書精
魂震蕩不知涕泗之橫集也假令臣身關　國家

有無所處如此難責以強仕況臣譾劣癡騃信已任性臨事勿欺庶竭愚悃無一裨益輒被口語至辱名器不一而足如此而尚貪戀苟度則忠孝俱失衆所喚笑豈不重可悶哉伏念宋時錢若水年四十以母老乞致仕文天祥年三十七援若水之例而致仕玆二人者或當太平政刑修明之日或丁亂離邊圍警急之會俱不撥 國事而棄官歸養誠以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公義私情有時相奪孝理之化國宜先體諒於此也今臣之年老若水

十年老天祥十三年而彼之親老必不如臣父衰
病之甚伏願 聖慈依古先已行之例特許致仕
歸養俾免風樹終天之憾倘或以年紀之違令甲
爲碍也則 祖宗朝多有不論官資而許令奉朝
賀者俱可徵而行之如蒙 深燭至情 另擧曠
典則 天地之大物皆得所日月之明照無不遍
臣與老父得荷 聖上曲全之恩終始夐超昔人
豈不爲 盛朝之美事乎且念若水天祥中年雖
致仕終乃效勞王室以畢其忠藎臣雖得請而歸

而他日之自期豈在二人後哉嗟呼欲孝無限時不待人臣今奉親一刻千金方寸交亂傴臆難悉伏願 聖明深加憐察焉臣無任惶悶祈懇之至取 進止

第二劄

伏以臣之情勢日益難處呼天控悶今已幾度老病殘景奄奄易邁此年異於往年今月甚於前月其憂恨之懷切迫之狀欲數更僕書疏何悉去春臣父猝患急病一夜之頃頓至危谷臣遑遑馳往

艱難救療幸賴 聖恩再延衰喘自是之後危切
驚慮至于四月間又感微恙服藥獲瘳其時臣亦
擬陳乞旋被以頻數為懼而不敢每得消息煎熬
竟夕茹歎趦趄又浹三箇月矣近聞暑毒所觸齒亂
傷不支全廢食飲長卧床席老人氣力漸就銷鑠
念煎方寸天地偪塞百爾所思終不得方便惟有
致仕歸養以盡餘日庶不為忠孝之罪人耳日月
高遠螻蟻情曲猶未盡燭昨蒙 聖教惶恐溯泣
戚戚罔措竊念大臣之任與庶官不同震撼擊撞

唯直不撓辛苦燥濕唯和不擇遇事勿欺以盡獻
替乃其職也若惟務苟進及傷事體不恤人議久
辱名器棄廉冒耻充位竊祿則只是患得失之一
鄙夫耳譬點所萃朝廷可羞將焉用彼爲哉故其
乞退也當諒其情情之所迫如出於不欲苟焉則
在上者亦宜有以處之以成其相孚之義何可強
責以奔走有若束縛馳驟者然哉臣之謭劣叨冒
匪據素不近似況敢以古之相臣之進退自期而
其情則唯急於歸養病父又異於別人矣伏覩

批旨有大臣爭相不附之教捧讀未半欲死無地
臣之所遭誠極狼狽恩義先後衆所共恕至如同
僚之請告想亦出於其情之不欲苟焉耳以臣上
章 嚴教並及臣乞不勝惶灼隕越之至伏承前
後 聖諭委曲切至臣非木石寧不感動只以老
父臨年爲畢命松楸之計棲遲七載危病歲添朝
不期夕强其衰憊棄其便適扶曳入城咈性違志
以失其調攝則有人子極難處者其間猥瑣之言
又何能盡瀆於天聽哉往年臣父獲罪 聖上一不

世之優渥擢授堂上重秩感惕拜 命半月卧病
而歸今比曩時已作異樣人矣臣每歸省輒見其
容貌漸變寢食頓異怵惕驚問向誰陳訴臣父亦
見臣而泣曰窮谷非大臣久住之所首揆非在外
苟帶之任有骸事體汝豈可每來吾之命若可以
少延累年則依上教入脩門携兒孫共親戚兒汝
之憂惱豈不樂乎第年迫墓道往彼未幾身骨而
歸何益於吾郵傳之煩餽食物之 恩錫重添吾
罪吾心何安安心而斃吾願畢矣每滿相語曾亦

剌剌倚勢力可及則上奉溫喩下適私顧豈是非
所欲而不為哉誠有所不得已也以此則遺親以
役則違命臣之尸位有何補於 國而貪戀至此
尚不得脫兩罪耶屑屑往還公私不便村童鄙叟
俱靦面目進退無據忠孝俱失咄咄悲咤衆議謂
何噫君恩猶可以再酬父年不可以多得相依為
命更有幾時伏望 聖慈憐察至懇 特允前請
以遂歸養庶幾烏鳥罔極之情終蒙 天地曲全
之恩父子感泣祝聖壽於生前湯火甘蹈誓報效

於來日情阨言塞不知所達臣無任惶悶懇迫之至取 進止

三

第三劄

伏以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朱子演其義曰仁則專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故仁必不遺其親矣義則事皆得宜宜莫大於尊君故義必不後其君矣臣常誦此章而究諸賢之訓辭程子曰仁者公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張南軒曰仁義之道未嘗相離易云稱

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所謂理一而分殊也朱子亦謂仁存諸心性之所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為用也如水之流動處為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以此推之隨事裁制得宜而充吾心之所發斯為能體仁義而無負於立人道矣是故父子主恩君臣主義而處事之權有時不同時乎當盡事親而曰我從王事弗遑顧念矣是義之賊也時乎當盡徇國而曰我有父母不得效死矣是仁之賊也恩義之輕重隨所遭而異、

焉烏可一槩論哉今臣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在朝則有苟冒之誚不歸則貽終天之悔使古人當此輕重緩急亦必有所處矣伏見中庸九經體群臣居其一而朱子釋之曰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人君之待下也旣以身處其地而察焉則譬猶驗諸四體一有痲痺痒痛便覺其患安有痲痺而强其屈伸痒痛而不許治療者哉臣仰籲情悶庶蠲底裡惟恃 天鑑必從人欲伏承 聖批尚靳准許 諭以情義 教之往來惶感躊抑若

隕淵谷大聲疾呼豈得已乎竊念王者之施仁政匹夫失所猶且悶然動念臣雖無狀忝名相臣之後當 聖朝體下之日有臨年病父不得歸養泣涕向隅情事不伸則大有累於孝理之化豈不重可慼哉患莫大於心病而肢體之疾次之身旣有病則難責以奔走況於病心而能抑而行之哉然則臣之危迫亦宜蒙 明主之憐察矣宋時歷朝群臣乞致仕者累章固避靡有不從誠以上下之間當推心相與不宜以文具拘持臣之事勢萬

商量終難在職唯有退養病父以盡餘晷私願旣
畢誓死徇國庶瞑目於地下耳比聞老父消息奄
奄益俱違離累月方寸漸亂益知徐庶辭先主而
去乃爲處義之得宜而溫嶠之絶裾眞失稱量輕
重難得免萬世之議矣曠官待 命已過一旬狼
狽日深忠孝俱失伏乞 聖明更加體憐亟許前
請毋重臣罪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第四劄

伏以臣之情勢決難在職瀝盡懇誠累徹 宸聽

曉夕翹跂冀蒙 恩命 聖批三降猶不肯 許
豈以臣忝在相職難於遽退循故事而 諭留耶
臣以私則老父臥病方寸已亂以公則外議重斥
名器漸辱無一日苟冒之勢有萬分難處之形雖
欲貪戀榮 寵黽勉奔走而不可得矣臣之不幸
墜此淵谷私悶填胷奚暇更論公家事體虧損日
甚百般罪戾兼在身上惶灼滂湊謂之何哉今臣
進而承 命則有兩失忠孝而羞 朝廷之罪退
而陳情則有不避煩瀆而違 君命之罪蹤蹟狼

損二者不得脫一焉然則失忠孝辱名器其罪意
重迫事勢而不得不煩瀆其罪似輕臣雖愚騃固
當避大罪而就輕罪仰惟 聖明天地父母之恩
其所以 曲全於一舊臣者奚忍使之儃儃然無
所處而終陷於大罪耶昨聞老父消息病暑益憊
顛頓不能起者今已累日痛泣罔極意迫言塞伏
乞 聖明體諒憐察許令致職歸救上以全朝廷
之重器下以遂烏鳥之至情臣不勝悶急懇切之
至取進止

第五箚

伏以臣之狼狽悶蹙外人所憫豈 日月之明猶未燭其難處之狀耶特以 聖恩深厚 曲念簪履舊物未忍許其遽去耳臣之違親曠職得罪公私前後章箚剖瀝肝血盡矣未暇更爲煩瀆抑相臣之職係衆庶瞻望朝廷重輕若人稱其職則恩寵所加非止爲一人之榮乃朝廷之光也如或人不稱職身名毁辱非止爲一人之羞乃朝廷之不幸也臣謭劣戇騃充位苟度公不能以盡職任

私不能以償情願出則訾議爭點入則憂鬱竟夕
荏苒日月不知尸素已積數歲 國之置相豈端
使然而臣之所欲報殊遇於 聖明者寧無愧於
素心乎歇後鄭五冒居至此誠非始念之所及而
今復爲耐彈之劉綿花其羞辱名器豈不重哉況
臣日聞病父消息涕泣煎慮直欲走歸營藥以伸
情事帶職抗顔方畏群議指斥暫省還別益添病
父憂惱其他種種不便妨害事體者又不一而足
抱悶猶豫不脫匪據適足以增一日之罪戾貽百

年之悔恨仰惟 天地育物之仁 父母察子之
情其不諒人而益迫之於淵谷乎臣誠惶慼痛切
不知所容伏見宋臣歐陽脩言太宗時有大常少
卿孔承恭者年未及而乞致仕太宗欣然許之仍
降詔褒奬以敦勸人倫當時議者稱為朝廷美事
伏乞 聖慈少加哀憐許令致仕歸養則上而公
器得完下而私願獲遂 聖明優幸之渥恩不止
為一時之美談父子相依永荷 鴻私未塡溝壑
庶盡圖報臣無任懇迫翹跂之至取 進止

第六劄 二

伏以臣事迫心危如墜坑塹偪塞日深轉身無路累呼煩籲惟冀 聖慈體諒極濟伏承 批旨尚不肯許惶慼淚泣益迷所處窮念人之所得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居五倫之首焉若失於事親而欲勉於事君則心德既喪而根本亡矣爲忠之道又何自而生哉孝經亦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豈不信哉今臣欲自盡於歸養者至情所發有不能自已倘 聖鑑憐念則

寧不惻然於天理之所固然乎臣於去春見老父
氣力日異月減自經暑熱疾恙頻發其視去春必
益衰憊違離不見月已五彀每誦王安石古人一
日養不以三公換之句腸迴淚迸想望咨嗟情勢
如此其能察職事乎臣亂離之際過蒙 先王謬
恩叨冒本兵重任毋死中路不得面訣喪被奪情
又失廬墓極天之痛憂猶驚怵今當 聖明體下
之時諸臣之乞養者不問臺閣侍從輒許補郡孝
理之化固已感動中外臣之情事比他人尤切痛

前愆後出入御恤惟以生逢堯舜未忍便辭遲回不決結蓄思戀短日無多流光易邁一朝世事不期風樹纏憾則顧復之恩欲報無地永為天地間罪人將何顏面更見 天日念之至此狂疾猝發山河深阻宇宙空濶而已抑事君之義亦非一道天位天職小官猶慎況乎相臣何可苟充如或不計廉恥以身徇官則是為失身而官爵辱矣官爵辱而朝廷輕朝廷輕而君上不尊受榮反灾承命非恭此豈為小害哉是故隨事勿欺處官不苟

然後方可謂尊君而重朝廷斯義也又烏可執一論哉噫貪戀榮寵不顧事親非義也羞辱名器累斥不退非義也全乏望實坐致笑罵無所裨補竊位度日則此又鄙夫之尤可恥者因仍苟且罪戾山積雖被重誅尚何贖哉蹙蹙遑遑唯欲一日得免此而死焉則其情極戚矣勢雖冒擾童子所知欲責職事但增罪損寧有毫分可以稱塞古之君臣凡有情事難處必曲為酌諒以遂其願上不以勉留為恵而推誠相與下不以奔走為敬而唯

義之決禮意相孚兩濟其美曠官冒進俱免譏刺
豈非今日之所可法哉臣之所遭千萬狼狽以私
以公義當速退只為 聖恩深重眷戀至今自訟
慚悉衆議謂何臣欲移病求罷則有乖於無隱之
誼抗顏乞由則大妨於相臣之體寧以章劄虞露
懇私雖犯瀆擾庶蒙曲全懸望雲霄曉夕翹跂
聖諭五降淵谷益深方寸惑亂隕越罔措伏望
聖慈推天地生育之仁廓日月照臨之明更加憐
察 許臣致仕歸養使得少盡為子之職以勉移

忠之義無毋負於倫紀則感戴洪造銘鏤圖報生前死後何往而不殞結哉臣無任惶恐切迫之至

取 進止

斥鄭仁弘搆誣兩賢劄

伏以 國家不幸稀世之變疊見於近日凡在中外有耳有目者不問智愚賢不肖相對輒刺刺吁歎臣受恩 先朝叨職首揆不能隨事匡救納君父於有過之地後之視今其謂臣何生無以進直士之嗟議死無面拜 先王於地下於悒流涕竊

自悼矣伏見大學修身章發惡之偏猶戒於意誠
心正之後蓋察理不精則易流私僻血氣為主而
喜怒作焉聽言處事之際權度偏頗動失其則以
至百為皆偽心勞日拙而不自知愈入於傾險危
厲之域舉措乖當人心離散亂亡隨之始由一念
之偏終致滔天之禍嗚呼可不懼哉仰惟 聖學
高明春秋鼎盛其於聖經賢傳之訓玩索至矣在
下之情咸期以堯舜之治矣不意比間 命令多
失衆望任叔英之削科已是前古未有之舉而鄭

仁弘之上劉也力詆儒宗 殿下又替受其厄以
益激舉國之士論臣實懸之夫公論之在世譬如
血脉之周流川谷之疏瀹脉病則人死川壅則隄
潰古今天下寧有力制公論而可以爲國家者乎
儒先之事士林有定論久矣其道學規模風聲氣
象俱有百世不改之公論君不能以奪諸臣又不
能以右諸子豈容以一人之私見而爭訟其輕重
乎廟祀緣新横議遽敢斯文所尊旣被其詆斥則
多士之齊憤理所固然是非之實 殿下付諸群

議可也縱有過激失中之事悖出悖入自有任其咎者 殿下何苦為左右於其間哉今日 命査覈而朝列錯愕明日 命禁錮而館堂掃空時象愁慘遠近駭目孰謂 聖時遽有此等事乎至於罷遞館官有同怒甲移乙闕政之尤無據者 殿下若以此為可也則是不免為偏意所蔽也知其不可而猶欲以力勝則恥過作非不幸而近之嚴教累降輒增傷損 殿下試於燕閒之時平心深省則其不瞿然於 聖德之貽累乎竊意 殿

下必有後　命側聽數日尚寺之改血誠引君之辭如石投水俟聞許人之啓易動　聖聽輿情之疑惑到此益甚衆口愈激難於户說伏願　聖明翩然惕慮削科之命罷遞之教一併還收以快瞻聽因又恢弘納諫之路　克明聽德之聰使執端用中之地不倚於一偏建極爲準以圖平平蕩蕩之治則嘉言罔伏士氣大振卿大夫庶人欣欣咸仰　聖德何啻若日月之更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以動天地况乎　王言如絲如綸如綍其

出有衛大省予淸明在躬則志氣若神號令合宜
則人心自服居敬窮理念玆在玆終始愼德慈出
中正惓惓愚誠惟在於此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
止

第二劄

伏以駑劣舊臣忝居首揆目覩 朝廷虧損之事
不一而足群情鬱悒氣象愁慘 聖德有累黙而
不言臣上負 先王下負素心而終得罪於公論
死有餘憾矣已而又自語 主上天資仁恕學問

高明其於此是非必有灼見只慮鄭仁弘或被過
攻姑以 嚴教震之耳將不遠而復又何憂焉逮
過數日七 臣力爭 天聽未回儒臣進章 批旨
益峻聖廟久空擧國驚駭館官在罷不 賜處置
終始顧護扶植着乃是飾虛巧詐打發駭機之人
夫然後 臣瞿然竦然竊恐 殿下之權衡少有所
係略陳糟粕期裨 袞職伏承 聖敎隕越無地
在易咸之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象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程子釋之曰夫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
夫人之一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以虛中無我
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陷於所偏重
矣以有係之心旣主於一隅則所思者朋類之從
安能感通而致光大之域乎人君聽納尤貴虛心
虛則如鏡物來順應廓然大公實則機窒衆情不
通好惡迎合萬化之源治亂之兆皆判於此豈非
至可懼者哉近日之論初則爲儒先爭辨而不幸
轉輾相激一節深於一節以致 嚴敎累下聽聞

震駭 殿下試於淸讌之時平心省察則權度之
間自憮而無悔矣仁弘之創扶摘詆罵先正
斯文共憤惋而臣不暇論矣多士之情乘憤齊起
妄用謬例所爲過激而臣不暇論矣試士削科在
今創見而臣不暇論矣掃館空廟稀世大變而臣
不暇論矣今之所切急者莫過於大本惟望 聖
心和平能盡其感通耳若偏係少留忿懥時露則
局於愛惡所感至狹公論不入讒言易投播擾騰
目天地易位一墜坑谷左右無敢啜其泣矣何嘗

及矣勳舊大臣　國家之所倚仗也三司近侍公
論之所寄托也諸宰進言而　轉圜未聞是　殿
下之股肱病痺矣臺閣交爭而牢拒日甚是　殿
下之耳目塗塞矣一身之間血脉不通聰明漸錮
則　殿下之所主宰而應物者不其危乎前者
殿下暫示其好惡之表而外汝揉窺見其影輒誣
引柳永慶觸發天怒　殿下又惑於其說而不自
省悟是何處於陰中而實於受諫耶表準一偏而
觀望者靡然將見訑訑之色拒人千里而指以爲

忠直者皆左腹賊君之徒矣臣不勝痛哭流涕焉
昔金國將亡被圍日急群臣欲以太學生守城金
主曰國可亡 聖廟不可空亡虜之言亦可羞矣
伏乞 聖明虗心平氣俯從公論以慰中外遑遑
汲汲之望臣謬蒙 先王殊渥亦心耿耿誓效一
死唯在為 殿下圖報耳伏見昨日 下教之辭
心神驚喪達夜仰屋欲詣 闕呼吁請一登對以
悉下情佪徨屛營瞻望涕泣惟冀 聖明垂察焉
臣無任憂懣激切之至取 進止

一 第三箚

伏以近日先正見詆之事中外之人無不愕惋臣以朝夕充位之相不能鎭靜庶僚從容善處乃致天怒重激 國體大傷忝在本職尙何逃其罪哉伏覩前日 聖敎竦慄無地欲繼上章箚則瀆擾爲懼欲面對達情則苦無其便數日閭巷趑趄今乃叩首再鳴伏願 殿下垂察焉 殿下以李彥迪李滉爲儒宗而從四十年公共之論躋于東序拜而享之則旣尊以師位矣今被詬罵一則曰

豈君子之用心乎君子之反則為小人矣二則曰
俱有周行己之失此則程子所責以禽獸不若者
國君所尊師之人一朝以小人之名禽獸不若
之辱加之群心安乎不安乎士論憤乎不憤乎人
心不安衆憤齊發彼年少學徒章甫而起曰彼既
詬辱擧國之所尊師當鳴鼓而攻之顧吾無施罰
地矣此為青衿之羞寧削其名不與之同籍矣欲
為先正洩憤而忘其為過激之失其情亦可恕也
若論其失當以理辨之何與於柳永慶而必拈出

其名以爲鄭仁弘之對擧哉其意必曰永慶之罪在 宗社仁弘之直亦關 宗社以是並稱則天心易動而吾說可以入矣噫萬目所視如見肺肝雖欲掩護豈可得乎至於諸臣之論徒駭其爲士林之變倉卒遑遽相繼陳 啓未暇綏辭敷析積誠感動上下之間轉輾相激諸臣之失於此亦難免矣嗟呼仁弘之排二先正蓋有年矣嶺南交遊如金宇顒朴惺輩俱以論辨之不同而與相絶焉劉本始至入 駭先聲爭相傳告臣私語於人曰學

問有階級義理無限量孔子大聖每曰未有如丘之好學者顔淵亞聖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盖君子之心不見人之有失惟悶己之不足仁弘之徒踈於講學猛於攻人曹植之佩金鈴以自省者無乃學功殊科而其流弊乃至是耶視諸謙謙自益一何遠哉且天下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師凡人之有善皆可師也書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者乃聖學之要訣也設有人焉前日有失而今日爲善則吾所師者乃其善也庸詎

論其既往之失乎張橫渠少悅孫吳佛老而晩年
西銘與大學並稱其可以橫渠爲少時有差而不
作師表乎李滉之論曹植只慮學之後弊而仁弘
扶摘詬譏若報私怨不知仁弘於此亦何心哉學
問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於性命之說理無精粗
學有深淺階級堂室各有次第苟升其堂則曾參
之魯鈍子貢之頴悟仲由之野游夏之文學所由
殊塗而其入則一也仁弘欲斥李滉謂文學之害
甚於洪水信斯言也將使人盡廢學問而默坐見

心如釋氏之教耶陸學之徒專廢道問學而末流
之弊陷溺天下楊眉瞬目惟肆血氣胥淪於佛老
之糟粕誤一時後學者未必非此言矣惜乎仁弘
身居林下年過七十而其言之謬乃至此耶但孔
子之聖猶見毁於人當時尊孔子者宜莫如子貢
而不為深辨曰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而先正之臣雖非可擬孔子而所
學乃孔子之道也以仁弘論之階級相去遠矣寧
不為識到者所笑也此為辱師之甚又何傷於兩

先正于今之論者但當明辨義理以斥其非而俟
百世之知言者可也如或乘憤深攻使論理之辭
不明排擊之氣先露則亦非君子之爭而終有不
好事矣不幸私憂過慮果如符驗以至聖廟久空
朝廷大鬧而後止近日以來有同慘經風雹之灾
萬象索然人懷沮喪誰謂一言之發壞國家元氣
若是之酷耶伏承 聖教以乘時抵掌血戰不已
斥臺諫廟堂諸臣雖有其失而 聖教豈不爲未
安乎勳舊之臣目見過舉爭相進言惟惜朝家大

體而不欲負 聖明耳豈有一毫攻擊爭勝之理
乎臣之再章乃獲此 教反顧自訟不勝竦恧昔
商高宗以納誨輔德命傅說傅說又以從諫克聖
望其君君相之所交儆者無大於此其丁寧勉勵
之辭千載之下開卷興感今 聖明臨御豈以相
臣之非人而其所自勉不以此爲法哉聖人亦非
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湯之聖德言足聽聞者
以改過不吝從諫弗咈也善則虛心而樂取過則
速改而勿憚本源澄澈萬理昭著寧不增日月之

光輝乎伏願 聖明其監于玆請燕獨處之時念
慮隱微之間密加省察見其有歉然不安之意萌
芽發動則是乃天地生物之心油然而自不已者
保而推之仁不可勝用矣仁則心德全矣私累不
係鑑空衡平天下之姸媸輕重莫逃其狀而好惡
皆出於正矣是非之實付諸輿議權度之用各當
天理公論無鬱矣斯文增氣矣好問用中吾智愈
大豈不快於心哉前者伏聞有心火極盛之教群
下之憂悶至此而益甚矣心有所惑則蘊結爲疾

古人病於杯蛇見弓而愈者亦疑惑之過也竊恐近日之啓有或爲 殿下之杯蛇者而無一人以弓影見於前者臣竊傷之張詠謂治病有移心法與眞格言心平氣和則諸病自退百邪不能窺矣 殿下其以張詠之言爲三字符而深省焉臣自蒙 聖教若隕淵谷今當自劾待譴而復盡其區區者愚戇之心惟欲成湯我 殿下也幸望 聖明以加省納焉臣無任惶懼懇迫之至取進止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七